

書名 文章辨體五十卷 天順八年刊本  
撰者 明 吳訥 輯  
卷 卷四十  
內容分類 集 總集 詩文  
索書號 集部 總集 47  
編號 D7914800

# 卷四十



彩色首頁1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 編號: D7914800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所藏漢籍善本全文影像資料庫 索書號: 集部 總集 47  
漢籍善本全文影像資料庫文本 文章辨體五十卷 天順八年刊本  
版權所有: 東京大學 東洋文化研究所  
使用上的注意事項

文章辨體卷之一

古歌謠辭

康衢謠

列子堯治天下五十年不知天下治歟不治歟億  
兆戴已歟不願戴已歟乃微服遊康衢聞兒童謠云  
我烝民莫匪爾極不識不知順帝之則

擊壤歌

逸士傳堯時有八九十老人擊壤而歌壤以木為  
之長三四寸先側一壤于地遙以手中壤擊中者  
為上

而作日入而息鑿井而飲耕田而食帝力於我何有哉  
南風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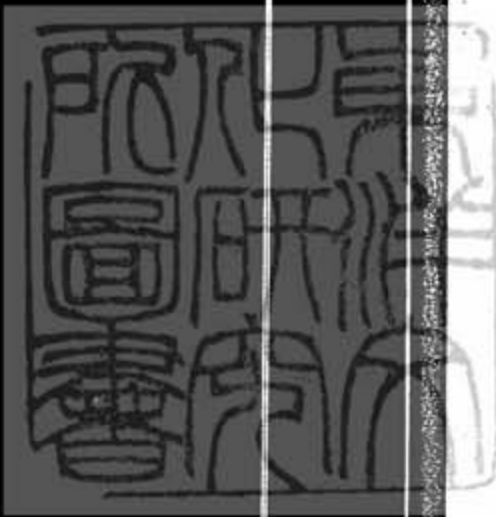
海虞後學

吳訥

編集



東方文化學院東京研究所  
N.2043 三







文章辨體卷之四十

海虞後學吳訥編集

題跋

讀荀

唐韓退之



始吾讀孟軻書然後知孔子之道尊聖人之道易行王易玉霸  
 易霸也以為孔子之徒沒尊聖人者孟氏而已晚得楊雄書益  
 尊信孟氏因雄書而孟氏益尊則雄者亦聖人之徒歟聖人之  
 道不傳于世周之衰好事者各以其說干時君紛紛籍籍相亂  
 六經與百家之說錯雜然老師大儒猶在火于秦黃老于漢其  
 存而醇者孟軻氏而止耳楊雄氏而止耳及得荀氏書於是又  
 知有荀氏者也考其辭時若不粹要其歸與孔子異者鮮矣抑  
 猶在軻雄之間乎孔子刪詩書筆削春秋合於道者著之離於  
 道者黜去之故詩書春秋無疵余欲削荀氏之不合者附于聖



人之籍亦孔子之志歟孟氏醇乎醇者也荀與楊大醇而小疵  
讀儀禮

余嘗苦儀禮難讀又其行乎今者蓋寡法襲不同復之無由考  
于今誠無所用之然文王周公之法制粗在於是孔子曰吾從  
周謂其文章之盛也古書之存者希矣百氏雜家尚有可取况  
聖人之制度耶於是掇其大要奇辭奧旨著于篇學者可觀焉  
惜乎吾不及其時進退揖讓于其間嗚呼盛哉

讀鵠冠子

鵠冠子十有九篇其詞雜黃老刑名其博選篇四稽五至之說  
當矣使其人遇時援其道而施於國家功德豈少哉學問篇稱  
賤生於無所用中流失船一壺千金者余三讀其辭而悲之

讀韓愈所著毛穎傳後題

柳子厚

自吾居夷下與中州人通書有來商者時言韓愈為毛穎傳不

能舉其辭而獨大笑以為怪而吾久不克見楊子誨之來始持  
其書索而讀之若捕龍蛇搏虎豹急與之角而力不敢暇信韓  
子之怪於文也世之橫擬竄竊取青配白肥皮厚肉柔筋脆骨  
而以為辭者之讀之也其大笑固宜世人笑之也不以其俳乎  
而俳又非聖人之所棄者 善戲謔兮不為虐兮大史公書  
有滑稽列傳皆取乎有益 上者也故學者終日討說答問呻  
吟習復應對進退掬澗播 則罷憊而廢亂故有息焉游焉之  
說不學操縵不能安弦有 所拘者有所縱也大羨玄酒躡節之  
薦味之至者而又說以 其小蟲水草檣梨橘柚苦鹹酸辛雖  
蜚吻裂鼻縮舌澁齒而 有篤好之者文王之昌蒲菹屈到之  
芟魯皙之羊棗然後畫 天下之奇味以足於口獨文異乎韓子  
之為也亦將弛焉而不 為虐歟息焉游焉而有所縱歟盡六藝  
之奇味以足其口歟 不若是則韓子之辭若壅大川焉其必



決而放諸陸不可以不陳也且凡古今是非六藝百家大細穿  
穴用而不遺者毛穎之功也韓子窮古書好斯文嘉穎之能盡  
其意故奮而爲之傳以發其鬱積而學者得之勵其有益於世  
歟是其言也固與異世者語而貪常者瑣者咕咕然動其喙亦  
勞甚矣乎

書處州孔子廟碑陰

杜牧之

天不生孔子於中國中國當何如曰不夷狄如也荀卿祖夫  
子李斯事荀卿一日宰天下盡誘夫子之徒與書坑而焚之曰  
徒能亂人不若刑名獄吏治世之資也彼商鞅者能耕能戰能  
行其法基秦爲強曰彼仁義蝨官也可以置之自董仲舒劉向  
皆言司馬遷良史也而遷以儒分之爲九曰博而寡要勞而無  
功不如道家者流也自有天地以來人無有不死者海上迂怪  
之士特出言曰黃帝煉丹砂爲黃金以餌之晝日乘龍上天誠

得其藥可如皇帝以燕昭王之賢破強齊幾於霸秦始皇漢武  
帝之雄材滅六強四夷盡非凡主也皆惑其說耗天下捐  
骨肉而不辭至死而不悟莫尊於天地莫嚴於宗廟杜稷梁武  
帝起爲梁國者以旬脯麵牲爲薦祀之禮曰佛之教牲不可殺  
以天子等捨身爲其奴散髮布地親命其徒踐之有天地日月  
爲之主陰陽鬼神爲之佐夫子巍然統而辨之復引堯舜禹湯  
文武周公爲之助則其徒不爲劣其治不爲僻彼四君二臣不  
爲無知一旦不信肯而之他仍族滅之儻不生夫子紛紜冥昧  
百家闢起是已所是非已所非天下隨其時而宗之誰敢非之  
縱有非之而非之者欲何所依據而爲其辭是揚墨駢慎已降  
百家之徒廟貌而血食十年一變法百年一改教橫斜高下不  
知止泊彼夷狄者爲夷狄之俗一定而不易若不生夫子是知  
是知上必不夷狄知也韓吏部夫子廟碑曰天下通祀惟社稷學子



社稷壇而不屋取異代爲配未若夫子巍然當坐用王者禮以門人爲配自天子至於庶人親北面師之夫子以德社稷以功固有次第哉因引孟子曰生人以來未有如夫子者也自古稱夫子者多矣稱夫子之德莫如孟子稱夫子之尊莫如韓吏部故書其碑陰云

書鄭祭傳

宋徐仲車

天下之所恃而爲安危者誰乎曰宰相焉耳故自朝廷百執事至於州縣之吏不辛而一非其人不過敗其一局之事耳至於宰相者其人一非則天下殆矣雖亡宗赤族何益於敗蓋宰相以一身而當天下之責其道甚難然人皆易之何也曰不知量也今有馬其行不過百里驅而倍之則且病矣龠合升斛之量各有所受一以龠合而加之斛升之上則溢矣况斛升而受一斛之量乎故一邑之才施之一郡則不可也其以一郡之才而當天下之責可乎此黃霸之所以得令名於前而見譏於後也

況遠不迨霸者乎甚矣人之不知量也嗚呼其難若此而人皆易之何也曰好之也尊官重祿固人之所好也不如是不足充其好快其欲彼安肯曰吾不才耶吾辱其位者耶其禍敗隨之耶取天下之笑耶爲萬世之羞耶甚者亡人之國危人之天下不顧也豈止所謂不知量者耶安得知量者見之乎予讀陳平傳嘉平知其任讀鄭君傳愛君知其量嗚呼如君者豈易得哉豈易得哉

跋放生池碑

歐陽永叔

右放生池碑不著書撰人名氏放生池唐世處處有之王者仁澤及於草木昆蟲使一物必遂其生而不爲私惠也惟天地生萬物所以資於人然代天而治物者常爲之節使其足用而取之不過故物得遂其生而不夭三代之政如斯而已易大傳曰庖犧氏之王也能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作結繩而爲網



聖以佃以漁蓋言其始教民取物資生而為萬世之利此所以為聖人也浮屠氏之說乃謂殺物者有罪而放生者得福苟如其言則庖犧氏遂為人間之聖人地下之罪人矣

### 跋平泉草木記

右平泉草木記李德裕撰余嘗讀鬼谷子書見其說諸侯之國必視其為人材性賢愚剛柔緩急而因其好惡喜懼憂樂而押闔之陽開陰塞變化無窮顧天下諸侯無不在其術中者惟不見其所好者不可得而說也以此知君子宜慎其好蓋泊然無欲而禍福不能動利害不能誘此鬼谷之術所不能為者聖賢之高致也其次簡其所欲不溺於所好斯可矣若德裕者處富貴招權利而好奇貪得之心不已至或疲弊精神於草木斯其所以敗也其遺戒有云壞一草一木者非吾子孫此又近乎愚矣

### 跋唐華陽頌

右華陽頌唐玄宗詔附玄宗尊號曰聖文神武皇帝可謂盛矣而其自稱曰上清弟子者何其陋哉方其肆情奢淫以極富貴之樂蓋窮天下之力不足以贍其欲使神僊道家之事為不無亦非其所可冀矧其實無可得哉甚矣佛老之為世惑也佛之徒曰無生者是畏死之論也老之徒曰不死者是貪生之說也彼其所以貪畏之意篤則棄萬物絕人倫而為之然而終於無所得者何哉死生天地之常理畏者不可以苟免貪者不可以苟得也惟積習之久者成其邪妄之心佛之徒有臨死而不懼者妄意乎無生之可樂而以其所樂勝其所可畏也老之徒有死者則相與諱之曰彼超去矣彼解化矣厚自誣而託之不可詰或曰彼術未至故死爾前者苟以遂其非後者從而惑之以為誠然也佛老二者同出於貪而所習則異然皆必棄萬事絕



人理而爲之其貪於彼者厚則捨於此者果若玄宗者方溺於此而慕於彼不勝其勞是真可笑也

跋唐人書楊公史傳記

右楊公史傳記文字訛缺原作者之意所以刻之金石者欲爲公不朽計也碑無年月不知何時然其字畫之法迺唐人所書爾今纔幾時而磨滅若此然則金石果能傳不朽邪楊公之所不朽者果待金石之傳邪凡物有形必有終弊自古聖賢之傳也非皆託於物固能無窮也乃知爲善之堅堅於金石也

讀孟嘗君傳

王介甫

疊山云筆力簡而健得意處只在擅齊之強以下數語然亦是祖述退之祭田橫墓文

世皆稱孟嘗君能得士士以故歸之而卒賴其力以脫於虎豹之秦嗟乎孟嘗君特鷄鳴狗盜之雄耳豈足以言得士不然擅

齊之疆得一士焉宜可以南面而制秦尚何取鷄鳴狗盜之力哉夫鷄狗盜之出其門此士之所以不至也

書黃子思詩集後

蘇子瞻

予嘗論書以謂鍾王之迹蕭散簡遠妙在筆畫之外至唐顏柳始集古今筆法而盡發之極書之變天下翕然以爲宗師而鍾王之法益微至於詩亦然蘇李之天成曹劉之自得陶謝之超然蓋亦至矣而李太白杜子美以英偉絕世之姿凌跨百代古今詩人盡廢然魏晉以來高風絕塵亦少衰矣李杜之後詩人繼作雖間有遠韻而才不逮意獨韋應物柳宗元發纖穠於簡古寄至味於澹泊非餘子所及也唐末司空圖嶠嶇亂兵之間而詩文高雅猶有承平之遺風其論詩曰梅止於酸鹽止於醎飲食不可無鹽梅而其美常在醎酸之外蓋自列其詩之有得於文字之表也二十四韻恨當時不識其妙予三復其言而悲



之聞人黃子思慶曆皇祐間號能文者予嘗誦其詩每得佳句  
妙語反覆數四乃識其所謂信乎表聖之言美在醜酸之外可  
以一唱而三歎也予既與其子幾道其孫師是游得窺其家集  
而子思篤行高志為吏有異材見於墓誌詳矣予不復論獨評  
其為詩如此

題唐氏六家書後

永禪師書骨氣深穩兼衆妙精能之至反造踈淡如觀陶彭  
澤詩初若散緩不收反復不已乃識其竒趣今法帖中有云不  
具釋智永白者誤收在逸少部中然亦非禪師書也云謹此代  
申此唐末五代流俗之語耳而書亦不工歐陽率更書妍緊拔  
群尤工於小楷高麗遣使購其書高祖歎曰觀其書以為魁梧  
竒偉人也此非知書者凡書象其為人率更貌寒寢敏悟絕人  
今觀其書勁嶮刻厲正稱其貌耳褚河南書清遠蕭散微雜

體古之論書者兼論其平生苟非其人雖工不貴也河南固忠  
臣但有譖殺劉洎一事使人怏怏然余嘗考其實恐劉洎末年  
褊忿實有伊霍之語非譖也若不然馬周明其無此語太宗獨  
誅洎而不問周何哉此殆天后朝許李所誣而史官不能辨也  
張長史草書頽然天放畧有點畫處而意態自足號稱神逸今  
世稱善草書者或不能真行此大妄也真生行行生草真如古  
行如行草如走未有未能行立而能走者也今長安又有長史  
真書郎官石柱記作字簡遠如晉宋間人顏魯公書雄秀獨出  
一變古法如杜子美詩格力天縱奄有漢魏晉宋以來風流後  
之作者殆難復措手柳少師書本出於顏而能自出新意一字  
百金非虛語也其言心正則筆正者非獨諷諫理固然也世之  
小人書字雖工而其人情終有睚眦側媚之態不知人情隨想  
而見如列子所謂竊斧者乎抑真爾也然至使人見其書而猶



憎之則其人可知矣余謫居黃州唐林夫自湖口以書遺余云  
吾家有此六人書子爲我畧評之而書其後林夫之書過我遠  
矣而及求余何哉此又未可曉也

書魏鄭公傳後

曾子固

予觀太宗常屈已以從郡臣之議而魏鄭公之徒喜遭其時感  
知已之遇事之大小無不諫諍雖其忠誠自至亦得君以然也  
則思唐之所以治太宗之所以稱賢主而前世之君不及者其  
淵源皆出於此也能知其有此者以其書存也及觀鄭公以諫  
諍事付史官而太宗怒之薄其恩禮失終始之義則未嘗不反  
覆嗟惜恨其不思而益知鄭公之賢焉夫君之使臣與臣之事  
君者何太公至正之道而已矣大公至正之道非滅人言以揜  
已過取小諒以私其君此其不可者也又有甚不可者夫以諫  
諍爲當掩是以諫諍爲非美也則後世誰復當諫諍乎况前代

之君有納諫之美而後世不見則非惟失一時之公又將使後  
世之君謂前代無諫諍之事是啓其怠且息矣太宗末年群下  
旣知此意而不言漸不知天下之得失至於遼東之敗而始恨  
鄭公不在世未嘗知其悔之萌芽出於此也夫伊尹周公何如  
人也伊尹周公之諫切其君者其言至深而其事至迫也存之  
於書未嘗揜焉至今稱太甲成王以爲賢君而伊尹周公爲良  
相者以其書可見矣今當時削而棄之成區區之小讓則後世  
何所據依而諫又何以知其賢且良歟桀紂幽厲始皇之亡則  
其臣之諫諍無見焉非其史之遺乃天下不敢言而然也則諫  
諍之無傳此乃數君之所以益暴其惡于后世而已矣或曰春  
秋之法爲尊親賢者諱與此戾也夫春秋之所諱者惡也納諫  
諍豈惡乎然則焚藁者非歟曰焚藁者誰歟非伊尹周公爲之  
也近世取區區之小亮者爲之耳其事久未之見也何則以焚



其藁爲掩君之過而使後世傳之則是使後世不見藁之是非而必其過常在於君美常在於已也豈愛其君之謂歟孔光之去其藁藁之所言其在正邪未可知也其焚之而惑後世庸詎知非謀已之姦謀乎或曰造辟而言詭辭而出異乎此曰此非聖人之所曾言也今萬一有是理亦謂君臣之間議論之際不欲漏其言於一時之人耳豈杜其告萬世也噫以誠信待已而事其君而不欺乎萬世者鄭公也益知其賢云豈非然哉豈非然哉

題摹燕郭尚父圖

黃魯直

凡書畫當觀韻往時李伯時爲余作李廣奪胡兒馬挾兒南馳取胡兒弓引滿以擬追騎觀箭鋒所直發之人馬皆應弦也伯時笑曰使俗子爲之當作中箭追騎矣余因此深悟畫格此與文章固一關紐但難得人入神會耳

跋韓退之送窮文

送窮文蓋出於揚子雲逐貧賦制度始終極相似而逐貧賦類俳至退之亦諧戲而語稍莊文采過逐貧矣大槩擬前人文章如子雲解嘲擬宋玉答客難退之進學解擬子雲解嘲柳子晉問擬枚乘七發皆文章之美也至於追逐前人不能出其圍雖班孟堅之賓戲崔伯度之達旨蔡伯喈之釋誨僅可觀焉况下者乎

書洛陽名園記後

李格非

洛陽處天下之中挾殺鼠之阻當秦隴之襟喉而趙魏之走集蓋四方必爭之地也天下常無事則已有事則洛陽必先受兵余故嘗曰洛陽之盛衰者天下治亂之候也方唐貞觀開元之間公卿貴戚門館列第於東都者號千有餘邸及其亂離繼以五季之酷其池塘竹樹兵車蹂躪廢而爲丘墟高亭大樹煙火



焚燎化而為灰燼與唐共滅而俱亡者無餘處矣余故嘗曰園  
囿之興廢者洛陽盛衰之候也且天下之治亂候於洛陽之盛  
衰而知洛陽之盛衰候於園囿之興廢而得則名園記之作余  
豈徒然哉嗚呼公卿大夫方進於朝放乎以一己之私自為而  
忘天下之治忽欲退享此得乎唐之末路是矣

書五代郭崇韜卷後

張文潛

自古大臣權勢已隆極富貴已充滿前無所希則必退為身慮  
自非大姦雄包異志與夫甚庸駑昏闇葺鮮有不然者然其為  
慮也實難不憂思之不深計之不工然異日釁之所起往往自  
夫至深至工是故莫若以正夫正者操術簡而周至者為緒多  
而拙夫正者無所事計也行所當然雖怨仇不敢議之况繼之  
者賢乎郭崇韜於五代亦聰明權智之士也佐莊宗決策滅梁  
遂一天下自見功高權重姦人議已而莊宗之昏為不足賴也

乃為自安之計時劉氏有寵莊宗嬖之因請立為后而中莊宗  
之欲又結劉氏之援此於劉氏為莫大之恩而莊宗日以昏酒  
內聽婦言其為計宜無如是之良者然卒之殺崇韜者劉氏也  
使崇韜繆計不過劉氏不能有所助而已豈知身死其手哉好  
謀之士敗於謀奸辯之士窮於辯惟道德之士為無所窮而禍  
福之變豈思慮能究之哉

書布衾銘後

陸務觀

公孫丞相布被人曰詐司馬丞相亦布被人曰儉布被可能也  
使人曰儉不曰詐不可能也

讀唐志

朱晦庵

歐陽子曰三代而上治出於一而禮樂達於天下三代而下治  
出於二而禮樂為虛名此古今不易之至論也然彼知政事禮  
樂之不可不出於一而不知道德文章之尤不可使出於二也



夫古之聖賢其文可謂盛矣然初豈有意學爲如是之文哉有是實於中則必有是文於外如天有是氣則必有日月星辰之光耀地有是形則必有山川草木之行列聖賢之心既有是精明神粹之實以旁薄充塞乎其內則其著見於外者亦必自然條理分明光輝發越而不可揜蓋不必託於言語著於簡冊而後謂之文但自一身接於萬事凡其語默動靜人所可得而見者無所適而非文也姑舉其最而言則易之卦畫詩之歌詠書之記言春秋之述事與夫禮之威儀樂之節奏皆已列爲六經而垂萬世其文之盛後世固莫能及然其所以盛而不可及者豈無所自來而世亦莫之識也故夫子之言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蓋雖已決知不得辭其責矣然猶若逡巡顧望而不能無所疑也至於推其所以興衰則又以爲是皆出於天命之所爲而非人力之所及此其體之甚重夫豈世俗所爲文者所能

當哉孟軻氏沒聖學失傳天下之士背本趨末不求知道養以充其內而汲汲乎徒以文章爲事業然在戰國之時若申商孫吳之術蘇張范蔡之辨列禦寇莊周荀况之言屈平之賦以至秦漢之間韓非李斯陸生賈傳董相史遷劉向班固下至嚴安徐樂之流猶皆先有其實而後託之於言唯其無本而不能一出於道是以君子猶或羞之及至宋玉相如王褒楊雄之徒則一以浮華爲上而無實之可言矣雄之大玄法言蓋亦長楊羽獵之流而粗變其音節初非實爲明道講學而作也東京以降訖于隋唐數百年間愈下愈衰則其去道益遠而無實之文亦無足論韓愈氏出始覺其陋慨然號於一世欲去陳言以追詩書六藝之作而其弊精神糜歲月又有甚於前世諸人之所爲者然猶幸其畧知不根無實之不足恃因是頗沂其原而適有會焉於是原道諸篇始作而其言曰根之茂者其實遂膏之



沃者其光曄仁義之人其言藹如也其徒和之亦曰未有不深  
於道而能文者則亦庶幾其賢矣然今讀其書則其出於諂諛  
戲豫放浪而無實者自不爲少若夫所原之道則亦徒能言其  
大體而未見其行探討服行之効使其言之爲文者皆必由是  
以出也故其論古人則又直以屈原孟軻馬遷相如楊雄爲一  
等而猶不及於董賈其論當世之弊則但以詞不已出而遂有  
神徂聖伏之歎至於其徒之論亦但以標掠潛竊爲文之病大  
振頹風教人自爲爲韓之功則其師生之間傳受之際蓋未免  
裂道與文以爲兩物而於其輕重緩急本末賓主之分又未免  
於倒懸而逆置之也自是以來又復衰歎數十百年而後歐陽  
子出其文之妙蓋已不愧於韓氏而其曰治出於一云者則自  
荀揚以下皆不能及而韓亦未有聞焉是則疑若幾於道矣然  
考其終身之言與其行事之實則恐其亦未免於韓氏之病也

抑又嘗以其徒之說考之則誦其言者旣曰吾老將休付子斯  
文矣而又必曰吾所謂文必與道俱其推尊之也旣曰今之韓  
愈矣而又必引夫文不在茲者以張其說由前之說則道之與  
文吾不知其果爲一耶爲二耶由後之說則文王孔子之文吾  
又不知其與韓歐之文果若是其班乎否也嗚呼學之不講久  
矣習俗之謬其可勝言也哉吾讀唐書而有感因書其說以訂  
之

### 讀大紀

宇宙之間一理而已天得之而爲天地得之而爲地而凡生於  
天地之間者又各得之以爲性其張之爲三綱其紀之爲五常  
蓋皆此理之流行無所適而不在若其消息盈虛循環不已則  
自未始有物之前以至人消物盡之後終則復始始復有終又  
未嘗有頃刻之或停也儒者於此旣有以得於心之本然矣則



其內外精粗自不容有纖毫之間而所以脩己治人垂世立教者亦不容其有纖毫造作輕重之私焉是以因其自然之理而成自然之功則有以參天地贊化育而幽明巨細無一物之遺也若夫釋氏則自其因地之初而與此理已背馳矣乃欲其所見之不差所行之不繆則豈可得哉蓋其所以爲學之本心正爲惡此理之充塞無間而使已不得一席無理之地以自安厭此理之流行不息而使已不得一息無理之時以自肆也是以叛君親棄妻子入山林捐軀命以求其所謂空無寂滅之地而逃焉其量亦已隘而其勢亦已逆矣然以其立心之堅苦用力之精專亦有以大過人者故能卒如所欲而實有見焉但其言行求之則其所見雖自以爲至玄極妙有不可以思慮言語到者而於吾之所謂窮天地亘古今本然不可易之實理則反翬然其一無所覩也雖自以爲直指人心而實不識心雖自

以爲見性成佛而實不識性是以殄滅彝倫墮於禽獸之域而猶不自知其有罪蓋其實見之差有以陷之非其心之不然而故欲爲是以惑世而罔人也至其爲說之窮然後乃有不舍一法之論則似始有爲是遁詞以蓋前失之意然亦其秉彝之善有終不可得而殄滅者是以剪伐之餘而猶有此之僅存又以牽於實見之差是以有其意而無其理能言之而卒不能有以踐其言也凡釋氏之所以爲釋氏者始終本末不過如此蓋亦無足言矣然以其有空寂之說而不累於物欲也則世之所謂賢者好之矣以其有玄妙之說而不滯於形器也則世之所謂智者悅之矣以其有生死輪迴之說而自謂可以不淪於罪苦也則天下之傭奴鬻婢黥髡盜賊亦匍匐而歸之矣此其爲說所以張皇輝赫震耀千古而爲吾徒者方且蠢蠢焉鞠躬屏氣爲之奔走服役之不暇也幸而一有間世之傑乃能不爲之屈



而有聲罪致討之心焉然又不能究其實見之差而詆以爲幻見空說不能正之以天理全體之大而偏引交通生育之一說以爲主則既不得其要領矣而徒欲以戎狄之醜號加之其爲吾徒又未嘗教之以內修自治之實而徒驕之以中華列聖之可以爲重則吾恐其不唯無以坐收摧陷廓清之功或乃徃遺之禽而反爲吾黨之詬也嗚呼惜哉

跋朱喻二公法帖

學書莫盛於唐然人各以其所長自見而漢魏之楷法遂廢入本朝來名勝相傳亦不過以唐人爲法至於黃米而歌傾側媚狂恠怒張之勢極矣近歲朱鴻臚喻工部者出乃能超然遠覽追迹元常於千載之上斯已竒矣故嘗集其墨刻以爲此卷而尤以樂毅書相鶴經爲絕倫不知鑒賞之士以爲如何也

跋唐人暮雨牧牛圖

予老於農圃日親犁耙故雖不識畫而知此畫之爲真牛也彼其前者却顧而徐行後者驤首而騰赴目光炯然真若相語以雨而相速以歸者覽者未必知也良工獨苦詎不信然延平余無競出示此卷卷中有劉忠定鄒忠公題字覽之并足使人起敬而龍山老人又先君所選士而余所嘗趨走焉者也俛仰存沒爲之慨然因識其後而歸之

跋向伯元遺戒

自佛教入中國上自朝廷下達閭巷治喪禮者一用其法老子之徒厭苦岑寂輒亦倣其所爲鄙陋不經可怪可笑而習俗靡然恬不覺悟在唐唯姚文獻公在今朝則司馬文正公關洛程張諸君子以及此世張忠獻公始斥不用然未能盡障其橫流也近故朝議大夫向公伯元少受學於胡文定公晚年退處于家尊聞行知不知老而少懈及啓手足親書幅紙戒其子孫勿



為世俗所謂道場者筆畫端好詞意謹嚴與平日不少異諸孤  
士伯等奉承遺指不敢失墮既又謀刻諸石以詒久遠間以視  
熹竊以為此書之行可為世法觀者誠能因而推之盡祛末  
俗之陋以求先王之禮而審行之則斯言也不但為向氏一門  
之訓而已因識其後以發之

跋程沙隨帖

唐肅宗中興之業上比漢東京固有愧而下方晉元帝則有餘  
矣故許右丞之言如此蓋亦有激而云者然元次山之詞歌功  
而不頌德則豈可謂無意也哉至山谷之詩推見至隱以明君  
臣父子之訓是乃萬世不可易之大防與一時謀利計功之言  
蓋不可同年而語矣近歲復有諂子妄為刻畫以謗復之其說  
之陋又許公所不道直可付一笑云

跋病翁先生詩

此病翁先生少時所作聞箏詩也規模音態全是子文選樂府  
諸篇不雜近世俗體故氣韻高古而音節華暢一時輩中少能  
及之逮其晚歲筆力老健出入衆作自成一家則已稍變  
矣然余嘗以為天下萬事皆有一定之法學之者須循  
進如學詩則且當以此等為法庶幾不誤古人本分體製而後  
若能成就變化固未易量然變亦大是事若果然變而不失  
其正則縱橫妙用何所不可不幸一失其正却似反不守古  
本舊法以終其身之為穩也李杜韓柳初亦皆學選詩者然杜  
詩變多而柳李變少變不可學而不變可學故自其變者而學  
之不若自其不變者而學之乃魯男子學柳下惠之意也嗚呼  
學者其無惑於不煩繩削之說而放肆以自欺也哉

書虞德明仁壽廬條約

匹夫單行而遇疾病無有妻孥之親舊之託與夫室廬枕席



之具醫藥食飲之須則其輿曳驅馳暴露飢渴而轉于溝壑也必矣先王之政道路廬舍委積之法至詳至密而不聞其及此豈有司者固失其傳邪國朝受命覆日區宇涵育黎元百有餘年至於崇寧大觀之間功成治定惠澤洋溢隆盛極矣而上聖之心猶於一失不獲始詔州縣立安濟坊居養院以收卹疾瘵癯老之人德至渥矣中以多虞不無廢缺近歲以來頗復修舉而莆之為郡縣者猶未暇也今其大夫廖君德明獨有戈焉乃即縣南為舍一區榜曰仁壽之廬使凡道路往來疾病之民咸得以託宿而就哺又請於郡得廢寺之產歲入粟若干斛者以供藥餌給奉守猶恨其力之不足而恐其惠之不廣也乃以其本末而為之條約間以示余請記其事以告後人冀有以其志而不壞於久遠也余惟廖君於此實舉先朝已墜之活中路無告之人固學道愛人之君子所樂聞而頌焉

待於余言哉姑為書其條約之後俾并刻焉庶幾來者尚可考也

題贈地理卷後

張敬夫

景純葬書東漢以前無有也今之談地理者率以為印龜然富貴利達當自致未可專以地理言夫景純既能知水之為陸乃不能逆善其先人之窀穸以自全何哉蓋吉凶由人盡信書則不如無書且以不才之子不學之儒有能以地理而取科第者乎不仁之人不善之家有能以地理而保生產者乎不業之農不耕之田有能以地理而成穀實者乎苟不求諸我而徒求諸富貴利達之報於彼終無已夫建溪吳叔靖學景純之學游士夫間然叔靖固非誤人者正恐人不自脩反誤叔靖耳語曰吉人凶其吉凶人吉其凶叔靖以此語人必以余言為然而汲汲乎人事之自脩則叔靖之術因是而益驗矣



貨殖傳首所叙備極古今之變可謂本本原原之論矣讀之令人三歎所傳自計然以來固以紀事變之始而以子贛參其間則不可之大者也夫子所稱貨殖云者若曰富貴在天有志於道者所不必問而賜乃未能忘情焉則於進學有妨未至於顏子之庶焉耳豈若後世生產作業孜孜於利者哉且以子贛孔門高弟而下與區區頓拾仰取者同科以纖瑕而污拱璧又豈所以爲賢者諱耶雖然以贛之賢而微有貨殖之心已爲班氏所辱如此爲吾徒者亦可以戒矣

雋不疑剛而能斷其引蒯賁以折戾太子特一時應卒之機耳於經義則未合蓋昭帝親受先帝天下太子久廢君臣之分久定使戾園在亦不過退就藩邸奉朝請耳與衛輒不受命而自立以子拒父者非類也

三山郡泮五賢祠記後語

熊去非

僕於鰲峰創小精巖中爲夫子燕居配以顏曾思孟次以周程張朱或曰文公竹林精舍以六君子從祀先朝取其法行之太學達于郡縣今邵馬二賢不與無乃非文公初意邪曰從祀之典凡先儒有功聖門者咸在若配食非得夫聖統正傳者不與也此五先生吾無間然矣若邵馬張呂諸賢固已秩在從祀文公贊六君子乃一時景行先哲之盛心竹林祠又增延平先生爲七賢以致尊師之意是故各有攸當非可以此爲擬也輒申其義一尊道有祠爲道統設也古者建學立師教學爲先而所學則以道德功言爲重而道總名也太上立德其次立功其次立言是皆非有得於道不可立德者道之本也立功者道之用也立言者所以載道之文也言學而無見於道則不足以爲學言道而無見乎道之全體亦不足爲道矣是



故一善之德亦可以言立德一時之功亦可以言立功一語之有關於世教亦可以爲立言而皆無見乎道體之全則不足與乎道統之正矣參觀六經之文皆德被生民功加萬世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之傳在是自是之後四代禮樂之具惟顏氏有之晚年則惟曾子所傳獨得其宗曾傳之思思傳之孟大學中庸七篇之書具見道喪千載直至濂溪明道伊川橫渠晦庵五先生而後此道大明于世而其學皆足以爲天地立心生民立極往聖繼絕學萬世開太平其立德立功立言未有大於此者矣若夫康節涑水謂非世之大賢不可而其學視此有間矣駕風鞭霆之英傑非可準繩規矩之君子同科空中樓閣自是宇宙間一卓偉之見觀其玩視古今游戲物外出言制行不免近於高曠非可爲世常法也若涑水之方行苦節制行非不誠一而前章謂欠却致知一段如尊楊雄而疑孟子

漢統而帝曹魏自有不可揜者故五先生直可以繼顏曾思孟之次配食夫子而邵馬則仍舊從祀之典可也

一孔庭之祀按貞觀二十一年顏回以下次以左丘明等二十三人升侑尼父開元八年始塑十哲繪七十弟子及二十二賢于壁二十七年又以曾參而下止六十七人遂以杜褚通典所載益以林放等五人以足七十二人之數此不過唐禮官一時建議世仍唐制至今按爲定式竊謂學者尊事聖賢春秋享祭非但崇飾俎豆姑以盡報本之心必其平時真有信慕服行之素則斯道氣脉相屬今姓名昧昧尋常方冊之間耳目尚有不接一旦對越之際肝膾豐易遽通此文公竹林之祀所以止於顏曾思孟配饗六君子從祀今所在書院按此爲法亦恐其煩也程子本言



十哲世俗之論予之晝寢短喪求之聚斂具臣已見責於  
聖門况顏子既升配饗又增子張爲十哲果何義耶十哲  
之外若南宮括宓子賤遽伯玉曾皙漆雕開澹臺滅明原  
憲有若公西赤之徒班班見於傳記此其當正者一又七  
十二賢之下益以諸儒二十二入此唐禮官見其六經三  
傳曾有訓詁之勞故悉從而位置之不復甄別西都承奏  
絕學若伏生之書毛萇之詩大小戴之禮左氏公穀之春  
秋與鄭孔諸儒之傳疏雖不無同異謂其無羽翼聖經之  
功不可也學必根理文必稱行馬融爲竇憲作奏草誣陷  
忠良漢祚以傾平日聚徒著書竟亦何用杜預建短喪之  
議自背於春秋王弼尚老莊之學自背於易凡若此類訓  
詁何取此其當正者二又如孟氏之說無傳濂洛未興之  
前寥寥千載獨一董仲舒學最正行最醇顧不得秩在從

祀而楊雄美新投閣不能拊網目莽大夫之書苟况以性  
爲惡以禮爲僞大本已失至今二人上與孟子同列下猶  
不失與王通韓愈並稱此其當正者三宋諸儒如康節涑  
水南軒東萊四賢固已在從祀沂其淵源豈無尚有當攷  
論者道無二統不合不公誠有作者表章正學統一聖真  
首之京師達之郡縣大明學校祀典一正天下人心凡若  
此類首宜損益決不可以唐開元一時禮官無識之輕議  
遂以爲千萬世不刊之定典也

一或謂程張坐次以竹林之祠爲定固不以家庭之私妨學  
校之公矣然則顏曾子思以坐像配享堂上顏路曾皙伯  
魚以立像從祀廡下或者疑焉曰是不可以此爲斷矣學  
莫大於明人倫人倫莫大於父子子坐堂上父立廡下非  
人道一日可安也且子雖齊聖不先父食必仍今之制則



宜別設一室以齊國公叔梁紇居中南面顏路曾皙孔鯉  
孟孫氏侑食西嚮春秋二祀先聖酌獻之時以齒德尊者  
爲分獻官行禮齊國之前配位如之兩廡更不設位如此  
則可以示有尊而教民孝矣有王者作禮當損益不可瀆也  
一京師天子祀典宜自伏羲神農黃帝堯舜禹湯文武自前  
民開物至後天致用道德功言載之六經誠後世天子公  
卿所宜取法者也若以伏羲爲道之祖神農黃帝堯舜禹  
湯文武各以次而列焉臯陶伊尹大公望皆見而知者周  
公則不惟爲法于天下而易詩書所載與夫周禮儀禮皆  
可傳於後世至若稷之立極契之敷教夷之降典益之贊  
德傳說之論學箕子之陳範是皆可以與享於先王者天  
子公卿所宜師式也以此秩祀天子之學宜之若孔子實  
兼祖述憲章之任其爲天下萬世通祀則自天子下達矣

讀藥書漫記

元劉夢吉

人秉是氣以爲五臟百骸之身者形實相孚而氣亦流通其聲  
色氣味之接乎人之口鼻耳目者雖若泯然然其在我而同其  
類者固已昭焉而相合異其類者固已怫然而相戾雖其人之  
身亦不得而自知也如飲藥者以枯木腐骨蕩爲齏粉相鑄合  
以飲之而亦各隨其氣類而知焉蓋其原一也故先儒爲酸木  
味木根立地中似骨故骨以酸養之金味辛金之纏合異物似  
筋故筋以辛養之鹹水也似脉苦火也似氣甘土也似肉其形  
固已與類矣而其氣安得不與之流通也推而言之其吉凶之  
於善惡亦類也

天生此一人而一世事固能辨也蓋亦足乎已而無待於外  
也嶺南多毒而有金蛇白藥以治毒湖南多氣而有薑橘茱萸  
以治氣魚鱉螺蜆治濕氣而生於水麝香羚羊治石毒而生於



山蓋不能有以勝彼之氣則不能生於其氣之中而物之與是氣俱生者固必使有用於是氣也猶朱子謂天將降亂必生弭亂之人以擬其後以此觀之世固無無用之人人固無不可處之世也

題倪生蘭亭卷

柳道傳

貞觀間蘭亭始出趙模諸葛政馮承素韓政實專臨榻之事而褚河南虞永興諸公又別臨之乃若蔡君謨薛紹彭黃魯直米元章之在宋尤以此爲博雅中一奇事定武本最先入石而於其間又有肥本瘦本五字損本不損本之異自重鑄別刻相望而起歐六一集古錄跋尾凡九首而尤有取於蜀寶月本不少董家聚古法書蘭亭本多至三百賈魏公亦數十本如玉枕則以燈影繒而少之者耳世之考論蘭亭往往以蟹眼懸針金龜八字細疊杵痕決其真贋是未必然臨書如傳神寫照區區求之形似抑已末矣昔予嘗從縉紳先生備論茲事因倪生仲權以此卷相示姑即其所聞試一論之

讀禹貢

洪武朱伯賢

愚讀禹貢而知聖人之書法謹而有辨也其載九州山川地理曲折及貢賦封域之事言簡義密詞嚴意周一字之間含蓄無盡如書山川廣平曰原下濕曰隰山南曰陽水北曰汭地高曰丘再成曰陶高平曰陸潴水曰澤其土色無塊曰壤土黏曰埴脉起曰墳青黑曰黎玄而疏曰墟其草木少長曰天上竦曰喬繇言其茂條言其長叢生而積曰包其水道因水入水曰達循行水涯曰沿舟行水上曰浮絕水而渡曰逾曰亂大水合小水謂之過小水合大水謂之入二水勢均相入謂之會會而合于一謂之同其治功除木曰刊祭山曰旅致功曰績可種曰藝可治曰又順其道曰從得其正曰殷經始治之謂之載已盡平治



謂之既其賦法最薄曰貞雜出曰錯其貢法常獻曰貢器盛曰  
筐包裹曰包待命曰錫非一物曰錯凡例不過四十而千萬世  
之豐功盛德盡在是矣因詮次之以便覽者

跋三官祠記

宋景濂

右揭文安公所造曲阿三官祠記道士白虛顛俾予識其後按  
漢熹平間漢中有張脩為太平道張魯為五斗米道而魯  
尤盛蓋自其祖陵父衡造符書於蜀鶴鳴山制鬼卒祭酒等號  
分領部衆有疾者令其自首書氏名及服罪之意作三通其一  
上之天著山上其一藟之地其一沉之水謂之天地水三官三官  
之名實助於此也夫至高者天至厚者地水縱大亦兩間一物  
爾何得與天地抗哉今並稱之為三是必有其說矣公執文章  
政柄呼嗚一世乃議不及此而鋪張鬼神之情狀一切歸諸道  
家公之立言誠未易窺測哉虛顛往南陽見著絳帕頭鼓瑟焚

香者幸以公文問之

書穆陵遺骸

初至元二十年甲申僧嗣古妙高上言欲毀宋會稽諸陵江南  
總攝楊輦真加與丞相桑哥相表裏為姦明年乙酉正月奏請  
二僧言發諸陵寶器以諸帝遺骨建浮屠塔於杭之故宮截理  
宗頂以為飲器大明洪武二年己酉正月戊午

皇帝御劄丞相李善長遣工部主事谷秉毅北平大都督府及  
守臣吳勉索飲器於西僧汝納鑿藏深惠付應天府守臣夏思  
忠以四月癸酉瘞諸南門高座寺之西北明年庚戌六月庚辰  
上覽浙江行省進宋諸陵圖遂命藏諸舊穴嗚呼  
上之德可謂至矣哉

讀宋徽宗本記

徽宗爰自端邸入正宸極呼吸雷風舒慘陽陰赫然有為



天下於是叙復正人宏間言路意臻時雍之治以復祖考之  
曾未旋踵卒改所圖委政姦回托國闔豎鼎軸非據筮鏡三九  
狐狸嗥於闕庭鬼蜮潛於宮掖置編類之局樹黨人之碑倡言  
紹述擠陷忠良百僚側足四國寒心群兇方為得志力陳豐豫  
之說開大晟府以制雅樂用魏漢津而鑄九鼎文飾太平詐言  
符瑞八寶誕受玄圭肇錫金芝出于簷脊祥麟毓於牛腹由是  
侈心寢生邪欲轉熾大興土木之役創運花石之綱良岳排空  
絳霄凌漢殫極工藝之巧鈎致珍恠之物君臣酣飲上下荒淫  
裨畫作夜以亂為治至同臣庶之服恣行期門之事蕪之妖人  
乘釁蠱惑帝聰天神降于坤寧璇宮遍于寰宇玄科秘錄方崇  
醮祠之儀大虛金壇遂定道階之品其視法弊令乖民生塗炭  
將驕卒弛邊備摧落縱有耳而不聞雖有奏而弗鑒皇天震怒  
災異沓臻黑背見於禁禦赤氣犯於紫宮大水冒於都城妖狐

升於御榻咸謂適然益開戎釁滅天祚而亡兄弟之國結女貞  
而進虎狼之虜卒起狡謀遂成反噬張毅之降始受粘罕之師  
已出肆其封豕之威如蹈無人之境蹂踐我檀薊侵軼我代朔  
攻擣我太原圍逼我京闕三鎮之割方急六賊之誅已緩及夫  
金兵再出力遂不支瓦解土崩魚爛河決宮闕淪辱宗室剪夷  
哭聲振天赤血滿地翠華北狩遠臻漢北之區父老見思徒洒  
山東之淚自非義士集勤王之師謀臣建南渡之策則九廟神  
靈不血食矣嗟夫成湯務德帝命式於九圍紂為不道身死周  
人之手聞以一人治天下未聞以天下奉一人奈何窮奢極侈  
毒痛四海百萬生靈彼實何辜其身亡國破為萬世笑非不幸  
也宜也傳曰惟命不惟常道善則得之不善則失之可不畏哉

書徐淮善三命辨後

蘇平仲

以五十一萬八千四百之四柱包括天下古今生人之命蓋助



於虛中夫造化之妙其變莫測雖聖人有所不能知而欲以有限之數推無窮之命誠哉難乎矣其四柱同其賢愚異者有之其四柱同其貴賤異者有之其四柱同其休咎異者有之存乎世運焉爾存乎地域焉爾存乎氣候焉爾存乎稟賦焉爾否泰理亂升降消長此之謂世運五方九州山川限隔此之謂地域一時離爲八刻一刻離爲初中末此之謂氣候受形之初胎氣所鍾此之謂稟賦稟賦有厚薄氣候有早晚地域有南北世運有盛衰明盛衰之機別南北之辨早晚之節權厚薄之等以斷賢愚貴賤脩短休咎之故此談命者之所以徵也豈惟四柱哉豈惟四柱哉原性讀書而遂於方技進善之論如彼余之說如此原性其亦能折衷之也

書蘇伯脩御史斷獄記後

元至正中作

劉伯溫

往歲朝廷慮天下斷獄之未審用中書御史臺議遣官審覆論

報僕時居山間聞人言之山嶽震疊如雷雨之將至陰風鳴條飛電爍日豪氓猾吏竄伏如鼠俱自期不能免而銜冤抱痛之民莫不伸眉引項若稿葉之待滋潤及其至則風止雨霽望者如敗軍之歸而畏者如鷹隼之脫條而得扶搖也則怪而問于老成更事之人咸曰斯大獄必視成案苟無其隙不得而更焉因退自大息曰苟如是烏用是審覆者爲哉於是大信刀筆之真能生死人矣旣又聞諸人曰非朝廷意也奉命者之不恪耳及觀國子博士黃先生所叙御史蘇公慮囚湖北所平反事曷嘗拘於成案哉然後知賢人所爲固與衆人異矣夫以一湖北之地公一巡歷而所平反者八事所擿豪右之持吏而尼法者又數事豈他道之無冤民耶無蘇公而已矣僕往嘗觀于牧民之以簡訟名者之其庭草生于階視其凡塵積于牘徐而訪于其鄉察其田里之間則強梁橫行怨聲盈路問其故曰官不受



詞無所訴受之而已矣大吏至則曰官能不生事民譁非官罪也則皆扶出之訴者悉含詬去則轉以相告無復來者由是卒獲簡訟之名嗚呼輿圖廣矣不皆得蘇公彼上報于朝者又將獲備事之賞矣然後怨憤之氣拗而為鬪殺激而為盜賊鬱而為災沴上應乎天誰之咎哉嗚呼使人人如蘇公刑期于無刑不難矣明天子在上庶其見之則求諸老成以為典刑舍是編其奚適哉

題王右軍蘭亭帖

王右軍抱濟世之才而不用觀其與桓温戒謝萬之語可以知其人矣放浪山水抑豈其本心哉臨文感痛良有以也而獨以能書稱於後世悲夫

文章辨體卷之四十

文章辨體卷之四十一

海虞後學吳訥編集

雜著

詰鳳

唐陳黯

揚雄云君子在治若鳳在亂若鳳謂隱見之得宜也迨覽其劇秦美新則有異乎是雄仕漢遇新室之亂既不能去之又懼禍及乃為斯文以媚而取容嗚呼鳳固若是耶果若是則鳳遇繒繳而猶徊翔其間耶君子之仕也所以行道道之不行也則可以明其節彼莽之不臣雄時在列宜以君臣之義興亡之理匡救之以行其道苟畏其威愛其死則可拔簪高謝以明其節詎有苟祿貪生徇非飾詐廣引秦過以喻惡德則是稔其慕逆也與古之持顛危死名節者背而馳也嚮者所著若鳳之說得不為誣鳳也哉雞常禽也曉晦而不迷其候鳳靈鳥也在亂而不